

溫熱經緯

溫熱經緯序

余讀孟英之霍亂論也在道光紀元之二十有八年閏三載孟英遊江右時余握篆宜黃始納交於孟英因得讀其回春錄仁術志諸治案為之編纂排比付諸剞劂以惠世人孟英知余耽情竹素積嗜成癖所獲奇方秘籍恒郵寄示拓我見聞而余每有所疑馳書相問難孟英為之條分縷析援古證今如冰斯開如結斯解披函莊誦未嘗不撫案稱快數載以來尺書往往復魚雁為勞夫疾痼人之所時有也不有鑒石患害為瘕然而醫籍流傳途徑多歧聚訟紛紜各鳴一得使後學旁皇眩惑罔決適從識者病之余恒欲廣搜百氏兼綜羣言吸攝精華傾吐糟粕勒為一書以質好學深思之士而才識謏陋不敢自信欲俟實力稍充邀孟英共事揚榷成斯盛舉浮沈數載而所志迄莫能償既而軍事興粵西賊起攻長沙屠武昌陷安慶遂踞金陵江西左皖右楚以大江為門戶大憲議保甲議團練以固疆圉時余自宜黃改任臨川雖地居腹裏而民氣素淳詭言繁興張皇既虞生事優柔又恐養奸貳虎鹿簿書間而此事遂不暇計及未幾先君子在籍棄養奔喪歸里干戈截途道路梗澀乃取道長沙泛洞庭涉江漢當武昌之南湖流而西至樊城棄舟登車攬許昌之遺蹟登大梁之故墟慨然發懷古之思及渡河則桑梓在望故里非遙將涉滹沱倅與賊遇遽折而東旅寓於豐寧之閒蓋行週六千里馳驅五閱月而迄未得歸也甲寅秋烽煙稍靖始得展祖宗之邱墓安先君子於窀穸十年遊子重返敝廬間里故人半歸零落追念疇昔喟然興歎居數月以公事牽率買舟南下因得謁孟英於武林握手言歡歷敘契闊而孟英業益精學益邃涵養深醇粹然見於面目余以行迫未得深談惘惘而別已而孟英來答拜輿夫負巨麓置舟中則孟英所贈書也舟行正苦岑寂得此奇編如親良友遂次第讀之中得一編題曰潛齋叢書急閱之蓋孟英數年所搜輯言醫之書也或表著前徽或獨擅心得或採撫奇方如肘後或區別品彙如圖經匡坐蓬窗間回環雋誦奇情妙緒層見疊出滿紙靈光與嚴陵山色競秀爭奇噫技至此乎夫士君子能成不朽之盛業而為斯民所託命者其精神必強固其志慮必專壹其學問必博洽其蘊蓄必深厚而天又必假以寬閒之歲月以成其志孟英懷才抱奇隱居不仕而肆力於醫故所造如此豈偶然哉余行抵玉山遇賊不能前仍返武林就孟英居焉屢夕過從相得其藪因並讀其溫熱經緯經緯者蓋以軒岐仲景為經葉薛諸家為緯體例一仍霍亂論之舊而理益粹論益詳其言則前人之言也而其意則非前人所及也余於此事懷之數年莫能措手孟英已奮筆而成此書洋洋灑灑數十萬言無一支字蔓語屬雜其間是何才之奇而識之精耶異日由此例而推之各雜證力闢榛蕪獨開異境為斯道集大成洵千秋快事哉余於孟英之學無能望其項背而孟英謬引為知己殆所謂形骸之外別有神契者耶因備述願末於詞端以誌交誼之雅云

咸豐五年歲次乙卯端陽前三日定州楊照黎敘

溫熱經緯序

自來生民之疾莫重於傷寒存亡判乎呼吸得失決於一朝變化萬端不容或紊而傷寒中溫熱暑溼之病證因非一尤易混淆前賢所以各有專書互相闡發而斤斤於此也顧明於此者昧於彼聚訟紛紜各鳴己得徒使好學之士無所適從而或信一家之言未免偏之為害矣王君孟英該博淹貫引經斥異眾美兼收謂前人之說既已中肯何必再申己意因而棄瑕錄瑜彙成溫熱經緯一編蓋本述而不作之意而其中間以按語亦謂旁考他書參以閱歷則亦猶之述耳而初非有私心臆斷於其間也僕惜不知醫過從之餘竊聞緒論善長沙之學既得諸家表彰於前復得王氏釐訂於後由是千秋絕業不致淆亂於羣言而四時五氣之感亦不致難辨而失之歧誤其有裨生民之命豈淺鮮哉屬為升言爰不揣謏陋而書之

咸豐二年壬子初夏仁和趙夢齡

溫熱一證庸手妄為治療大札多矣夢隱憫之而作此書俾學者得所遵循生平著述等身當以此書稱首真寶書也其友烏程汪曰楨讀而善之因為之贊曰

活人妙術司命良箴不偏不易宜古宜今千狐之裘百柘之琴軒岐可作其鑑此心

同治二年癸亥二月朔書於上海旅次

自序

內經云天有四時五行以生長收藏以生寒暑燥溼風夫此五氣原以化生萬物而人或感之為病者非天氣有偶偏即人氣有未和也難經云傷寒有五有中風有傷寒有溼溫有熱病有溫病此五氣感人古人皆謂之傷寒故仲聖著論亦以傷寒統之而條分中風傷寒溫病溼病五者之證治與內經難經淵源一轍法雖未盡名已備焉陰符經云天有五賊見之者昌後賢不見遂至議論愈多至理愈晦或以傷寒為溫熱或以溫熱為傷寒或併疫於風溫或併風溫於疫或不知有伏氣為病或不知有外感之溫甚至并暑暍二字而不識良可慨已我曾王父隨筆中首為剖論茲雖不揣愚昧以軒岐仲景之文為經葉薛諸家之辨為緯纂為溫熱經緯五卷其中注釋擇昔賢之善者而從之閒附管窺必加雄索二字以別之俾讀者先將溫暑濕熱諸病名了然於胸中然後博覽羣書庶不為其眩惑而知所取舍矣非敢妄逞意見欲蓋前賢用質通方毋嘆荒陋

咸豐二年壬子春二月海濱王士雄書於潛齋

溫熱經緯目錄

卷一

內經伏氣溫熱篇

卷二

仲景伏氣溫病篇

仲景淫溫篇

卷三

葉香巖外感溫熱篇

卷四

陳平伯外感溫病篇

卷五

方論

仲景伏氣熱病篇

仲景疫病篇

仲景外感熱病篇

葉香巖三時伏氣外感篇

薛生白淫熱病篇

余師愚疫病篇

海甯王士雄孟英纂 定州楊照黎素園評
仁和沈宗淦辛甫參 烏程王日慎謝咸理

內經伏氣溫熱篇

素問生氣通天論曰冬傷於寒春必病溫 張仲景曰冬時嚴寒萬類深藏君子固密則不傷于寒

谷曰冬寒伏於少陰鬱而化熱乘春陽上升而外發者為實證

金匱真言論曰夫精者身之本也故藏於精者春不病溫 王啟元曰精氣伏藏則陽不妄升故春無溫病 尤樞吾曰冬傷于寒

者春月溫病之由而冬不藏精者又冬時受寒之源也 吳鞠通曰不藏精非專主房勞說一切人事之能動搖其精者皆是即

冬時天氣應寒而陽不潛藏如春日之發泄甚至桃李反花之類亦是也 章虛谷曰經論溫病有內伏而發外者有外感隨時

而成者其由內伏發外者又有虛實二證上條為實證此條為虛證也

數論篇曰凡病傷寒而成溫者先夏至日者為病溫後夏至日者為病暑暑當與汗出勿止 王啟元曰此以熱之微其為義也陽

熱未盛故曰溫陽熱大盛故曰暑 楊上善曰冬傷於寒輕者夏至以前發為溫病重者夏至以後發為暑病 林觀子曰少陰

真氣既虧邪必深入鬱久化熱自內而出傷寒序例云暑病者熱極重于溫是暑病者其實熱病也 沈亮封曰傷寒有五熱病

乃其一耳餘論俱散失矣 章虛谷曰此言凡病傷寒則不獨指冬時之寒也蓋寒邪化熱隨時皆有也 雄按脈要精微論曰

彼春之暖為夏之暑夫暖即溫也熱之漸也然夏至則不熱故病發猶曰溫其首先犯肺者乃外感溫邪若夏至後則漸熱故

病發名曰暑蓋六月節曰小暑六月中曰大暑與冬至後之小寒大寒相對待是病暑即病熱也乃仲聖以夏月外感熱病名曰

喝者別于伏氣之熱病而言也說文云喝傷暑也漢書武帝紀云夏大旱民多喝死故暑也熱也喝也皆夏令一氣之名也後人

不察妄臆口說甚至講太極推先天非不辯也其實與病情無涉而於醫理反混淆也 淦按此言其常也然春時亦有熱病夏

日亦有溫病溫熱之輕者也熱溫之重者也故古人往往互稱

刺熱篇曰肝熱病者小便先黃腹脹多卧身熱熱爭則狂言及驚脇滿痛手足躁不得安臥庚辛甚甲乙大汗氣逆則庚辛日死刺

足厥陰少陽其逆則頭痛員員脈引衝頭也 吳鞠通曰肝病小便先黃者肝脈絡陰器又肝主疎洩肝病則失其疎洩之職故

小便先黃也腹痛多臥木病起脾土也熱爭邪熱盛而與正氣相爭也狂言及驚手厥陰心包病也兩厥陰同氣熱爭則手厥陰

溫熱經緯卷一 上海錦章圖書局印行

亦病也。脇滿痛，肝脈行身之兩旁，脇其要路也。手足躁不得安臥，肝主風，風淫四末，又木病起土，脾主四肢，木病熱必吸少陰腎中真陰，陰傷故騷擾不得安臥也。庚辛金日尅木，故其甲乙肝木旺時，故汗出而愈，氣逆謂病重而不順，其可愈之理，故達其不勝之日而絕也。厥陰少陽並刺者，病在臟兼瀉其腑也。逆則頭痛，以下肝主升病極而上升之故。自庚辛日甚以下之理，餘臟仿此。

心熱病者，先不樂數日，乃熱。熱爭則辛心痛，煩悶喜嘔，頭痛面赤，無汗。壬癸其丙丁火氣逆，則壬癸死，刺于少陰太陽。吳鞠通曰：心病先不樂者，心包名膻中居心下，代君用事，經謂膻中為臣使之官，喜樂出焉。心病故不樂也。辛心痛，凡實痛皆邪正相爭，熱爭故卒然心痛也。煩悶，心主火，故煩悶中氣不舒，故悶也。肝病也。木火同氣，熱甚而肝病亦見也。且邪居膈上多喜嘔也。頭痛，火升也。面赤，火色也。無汗，汗為心液，熱閉液乾，汗不得通也。章虛谷曰：人身生陽之氣，根於腎臟，始發於肝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又生木，如是生生不息，則安和無患也。邪伏血氣之中，必隨生陽之氣而動，動甚則病發，然其發也，隨氣所注而無定處，故難經言溫病之脈行在諸經，不知何經之動也。如仲景所論，或發於陰經，或發於陽經，正合難經之言也。今內經按生氣之序，首列肝次以心脾肺腎，以明邪隨生氣而動，其於不定之中，自有一定之理，足以印證難經仲景之言，而軒岐越人仲景之一脈相承，更可見矣。

脾熱病者，先頭重，煩痛，煩心，煩青欲嘔，身熱熱爭，則腰痛不可用俯仰，腹滿泄而頷痛。甲乙甚，戊己大汗。氣逆則甲乙死，刺足太陰陽明。吳鞠通曰：脾病頭先重者，脾屬土，土性重，經謂溼之中人也。首如裹，故脾病頭先重也。頷，少陽部也。土之與木，此負則彼勝，土病而木病亦見也。煩，心脾脈注心也。煩青欲嘔，亦木病也。腰痛不可用俯仰，脾病則胃不能獨治，陽明主約束而利機關，故痛而至於不可俯仰也。腹滿泄，脾經本病，頷痛亦木病也。

肺熱病者，先漸然厥起毫毛，惡風寒，舌上黃，身熱熱爭，則喘欬，痛走胸膺背，不得太息，頭痛不堪，汗出而寒。丙丁甚，庚辛大汗。氣逆則丙丁死，刺手太陰陽明出血如大豆立已。吳鞠通曰：肺病先惡風寒者，肺主氣，又主皮毛，肺病則氣膈鬱不得捍衛，皮毛也。舌上黃者，肺氣不化，則濕熱聚而為黃苔也。章虛谷曰：若外邪初感，喘氣鬱極也。欬，火起金也。胸膺背之府也，皆天氣主之。肺主天氣，肺氣鬱極故痛也。走者，不定之詞，不得太息，熱閉肺臟也。頭痛不堪，亦天氣膈鬱，熱不得泄，直上衝腦也。鬱熱而脹開，汗出其熱暫泄，則寒也。章氏

腎熱病者，先腰痛，胕痠，苦渴數飲，身熱熱爭，則項痛而強，胕寒且痠，足下熱不欲言，其逆則項痛，肩背澹澹然。戊己甚，壬癸大汗，氣

逆則戊己死刺足少陰太陽。吳鞠通曰：腎病腰先痛者，腰為腎之腑，又腎脈貫脊，會於腎之長強穴，肝腎脈入眼中，以上腦內太

陽之脈，亦下貫膈內，膈即肝也，疫熱變液也，苦渴數飲，腎主五液而惡燥，病熱則液傷而燥，故苦渴而飲水求救也。項太陽之脈

從顙入絡腦，還出別項下，腎病至於熱爭，臟病甚而移之腑，故項痛而強也。肝寒熱極而寒也，足下熱，腎脈從小指之下支，趨足

心涌泉穴，病甚而熱也不欲言，有無可奈何之苦也。邪氣上逆則項更痛，員瀝瀝一身不能自主，難以形狀之病也。略參

肝熱病者，左頰先赤，心熱病者，顏先赤，脾熱病者，鼻先赤，肺熱病者，右頰先赤，腎熱病者，頤先赤，病雖未發，見赤色者，刺之名曰治

未病。章虛谷曰：此更詳五臟熱邪未發而先見於色之可辨也。左頰顏鼻右頰頤是肝心肺脾腎臟之氣應於面之部位也。病雖

未發，其色先見，可見邪本伏於氣血之中，隨氣血流行而不覺，更可印證難經所云溫病之脈行在諸經，不知何經之動也，故其

發也必隨生氣而動，而先見色於面，良工望而知其邪動之處，乘其始動即刺而洩之，使邪勢殺而病自輕，即難經所云隨其經

之所在而取之者是為上工。治未病也用藥之法亦可類推矣。

治諸熱病以飲之寒水，乃刺之，必寒衣之，居此寒處，身寒而止。章虛谷曰：以其久伏之邪熱從內發，故治之必先飲寒水，從裏逐

熱，然後刺之，從外而泄，再衣以寒，居處以寒，身寒熱除而後止。雄按：今人不讀內經，雖溫熱暑疫諸病一概治同，傷寒禁其涼

飲，厚其衣，被閉其戶，牖因而致殆者，我見實多。然飲冷亦須有節，過度則有停飲腫滿嘔利等患，更有愈後手指足縫出水，速投

米仁三兩，茯苓三兩，白朮一兩，車前五兩，桂心一錢，名驅溼保脫湯，連服十劑，可免腳趾脫落。此即諺所謂脫腳傷寒也，亦不可

不知若飲冷雖多而汗出亦多，必無後患。

太陽之脈色紫，額骨熱病也，榮未交。曰：今且得汗，待時而已。與厥陰脈爭見者，死期不過三日。其熱病內連腎。章虛谷曰：此明外

感與伏邪互病之證也，與熱論篇之兩感同中有異，彼則內外同時受邪，內外俱病，故不免於死。此則外感先發，伏邪後發者，可

生，若同發則死期不過三日也。云太陽之脈者，邪受太陽經脈，即一日巨陽受之，頭項痛，腰脊強者是也。色紫額骨者，鮮紫色，赤

見於額骨也。蓋額骨者，骨之本，骨者腎所生，腎臟伏熱之邪已動，循榮血見色於額也。榮未交，今且得汗，待時而已者，言太陽經脈

外受之邪與榮血中伏熱之邪尚未相交，今且使其得汗，先解外邪，所謂未滿三日可汗之是也。其內伏之邪後發，待臟氣旺時

可已。如腎熱病待壬癸日得大汗而已也。又如所云見赤色者，刺之名治未病，亦可也。倘與厥陰經脈病證爭見，則肝腎皆有邪

熱，內發其勢必與太陽外邪連合而不可解，故比之兩感，死期更速，不過三日也。蓋兩感病起於經，必待胃氣盡六日方死。此則

其熱病內連腎臟，本元即絕，故死速也。

少陽之脈色榮頰前熱病也榮未交曰今且得汗待時而已與少陰脈爭見者死期不過三日章虛谷曰上言肝熱病者左頰先赤肝為厥陰膽為少陽相表裏者也外邪受於少陽經脈而肝臟伏熱之色榮於頰前若外內之邪尚未相交今且使其得汗以解外其內發之熱可待臟氣旺時而已若與少陰經脈病證爭見則肝連腎熱而內外邪勢必交合難解死期不過三日也大抵外內之邪發有先後而不交合尚可解救故要繫在榮未交一句下文病名陰陽交亦即榮已交之義也經文止舉太陽少陽兩證不及陽明太陰合病者余竊度之以陽明之腑可用攻瀉之法不至必死非同太陽少陽厥陰其邪連合而無出路則必死也評熱病篇帝曰有病溫者汗出輒復熱而脈躁疾不為汗衰狂言不能食病名為何岐伯曰名陰陽交交者死也葉香巖曰交者陰液外泄陽邪內陷也尤拙吾曰交非交通之謂乃錯亂之謂也陰陽錯亂而不可復理攻其陰則陽汗之不得入攻其陽則陰持之不得通故曰交者死也郭氏謂即是兩感病然兩感是陰陽齊病而非陰陽交病也章虛谷曰陰陽之氣本來相交而相生者今因邪勢彌漫外感陽分之邪交合為一而本元正氣絕矣故病名陰陽交交者死非陰陽正氣之相交也下文明其所以然之理

人之所以汗出者皆生於穀穀生於精今邪氣交爭於骨肉而得汗者是邪却而精勝也精勝則當能食而不復熱復熱者邪氣也汗出者精氣也今汗出而輒復熱是邪勝也不能食者精無俾也病而留者其壽可立而傾也且夫熱論曰汗出而脈尚躁盛者死今脈不與汗相應此不勝其病也其死明矣狂言者是失志失志者死今見三死不見一生雖愈必死也章虛谷曰汗生於穀穀生於精者謂由本元精氣化水穀以生津液發而為汗邪隨汗泄則邪却而精勝也精氣勝則當能食以化水穀其邪已泄則不復熱矣乃復熱者邪氣未去也其所出之汗精氣走泄也故汗出而輒復熱是精却而邪勝也所以不能食精無俾也俾者倚藉之謂其病雖留連其壽可立待而傾也古論云汗出而脈躁盛者死正謂其精却而邪不去也若邪去而精氣存脈必靜矣今脈與汗不相應則精氣不勝邪氣也其死明矣且狂言是失志失志者死一也汗出復熱精却邪勝二也汗與脈不相應三也今見三死證不見一生證雖似愈必死也雄按溫證誤作傷寒治而妄發其汗多有此候汪按此條為溫證不可妄表之訓夢隱一語可謂要言不煩蓋溫病誤表縱不成死候亦必不易愈矣麻黃桂枝人猶膽饒最誤人者陶節庵之紫菀解肌湯也陽明脈解篇曰足陽明之脈病惡人與火聞木音則惕然而驚鐘鼓不為動聞木音而驚何也岐伯曰陽明者胃脈也胃者土也故聞木音而驚者土惡木也帝曰其惡火何也岐伯曰陽明主肉其脈血氣盛邪客之則熱熱甚則惡火帝曰其惡人何也岐伯曰陽明厥則喘而惋惋則惡人章虛谷曰土被邪困更畏木克故聞木音而驚也鐘鼓之音屬金土故不為動也熱甚故惡火仲景所

云不患寒反惡熱也邪結而氣厥逆則喘而惋惋者懊懣故惡人也

帝曰或喘而死者或喘而生者何也岐伯曰厥逆連臟則死連經則生

章虛谷曰邪結在腑則氣阻而喘不能循經達於四肢而

又厥逆蓋四肢實氣於脾胃也邪內入則連臟故死外出則連經故生

帝曰病其則棄衣而走登高而歌或至不食數日踰垣上屋所上之處皆非其素所能也而反能者何也岐伯曰四肢者諸陽之本

也陽盛則四肢實實則能登高也帝曰其棄衣而走者何也岐伯曰熱盛於身故棄衣欲走也帝曰其妄言罵詈不避親疎而不欲

食不欲食故妄走也章虛谷曰四肢實氣於脾胃胃為臟腑之海而陽明行氣於三陽故四肢為諸陽之本也邪盛於胃氣實於

四肢則能登高也熱盛於身故棄衣欲走邪亂神明怒氣衝動故妄言罵詈胃中邪實不欲飲食四肢多力則妄走也是大承氣

湯之證其邪連經脈必滑大下之可生其邪連臟脈必沈細仲景云陽病見陰脈者死則雖有下證不可用下法矣雄按溫證

誤投熱藥補劑亦有此候經證亦有可用白虎湯者沈細之脈亦有因熱邪閉塞使然形證實者下之可生未可概以陰脈見而

斷其必死凡熱邪壅遏脈多細與遲濕按證清解有形滑數不比內傷病服涼藥而脈加數者為虛也汪按大承氣證仲聖謂

脈弦者生澀者死洄溪則云弦則尚有可生之機未必盡生澀則斷無不死者也余所見滑大者固下之不必顧忌亦有弦而兼

澀下之而愈者若大汗淋漓者可用白虎也

生氣通天論曰因於暑汗煩則喘喝靜則多言吳鞠通曰暑為火邪與心同氣心受邪迫汗出而煩煩從火從百謂心氣喘喝者

火起金故喘遇鬱胸中清廓之氣故欲喝而伸之其或邪不外張而內藏於心則靜心主言暑邪在心雖靜亦欲自言不休也

刺志論曰氣盛身寒得之傷寒氣虛身熱得之傷暑林觀子曰雖云身寒實指身發熱言也要以意得之雄按雖發熱而仍惡寒

身熱吳鞠通曰此傷寒暑之辨也經語分明如此奈何世人悉以治寒法治溫暑哉雄按不但寒傷形暑傷氣截然分明寒而

為陰邪雖有紅腫痠痛酒濕表而惡火病暑為陽邪雖有發涼微冷大雖陰寒之證亦亦如水火之不相射經云天寒地凍天

暑地熱又云陰陽之升降寒暑彰其非理極明顯奈後賢道在邇而求諸遠遂不覺其立言之失而用藥之非也淦按云得之

者推原受病之始分清證因也傷寒傷暑為內經兩大綱是從對待說若春傷於風夏生飧泄云云則從四序說喻氏於內經中

又補傷燥可見諸氣感人皆能為病先聖後賢論極昭析何今人治感不論何證但以傷寒藥治之而不知有溫暑燥濕之異隨

矣

熱論篇帝曰熱病已愈時有所遺者何也岐伯曰諸病遺者熱甚而強食之故有所遺也若此者皆病已衰而熱有所藏因其穀氣相薄而熱相合故有所遺也帝曰治遺奈何岐伯曰視其虛實調其逆從可使必已也帝曰病熱常何禁之岐伯曰病熱少愈食肉則復多食則遺此其禁也葉香巖曰因食復勞復女勞復而發汗必致亡陽而死章虛谷曰此言病初愈餘數留藏於經絡血

氣中而未淨因食助氣則兩熱相合而復熾故食肉病必復發多食穀則邪遺留必海纏難愈故當戒口清淡稀粥漸為調養也論疾診尺篇曰尺膚熱甚脈盛躁者病溫也其脈盛而滑者病且出也吳鞠通曰經之辨溫病分明如是何世人悉謂傷寒而悉

以傷寒足三陰經溫法治之哉張曾卿作類經割裂經文蒙混成章由未細心紬繹也尺膚熱甚火鏢精也脈盛躁精被火煎沸也脈盛而滑邪機向外也此節以下診溫病之法

平人氣象論曰人一呼脈三動一吸脈三動而躁曰病溫尺不熱脈滑曰病風脈澀曰痺吳鞠通曰呼吸俱三動是六入至

脈矣而氣象又急躁若尺部肌膚熱則為病溫蓋溫病必傷金水二臟之津液尺之脈屬腎尺之穴屬肺也此處肌肉熱故知為病溫其不熱而脈兼滑者則為病風風之傷人也陽先受之尺為陰故不熱也如脈動躁而兼澀是氣有餘而血不足病則為痺矣

玉版論要曰病溫虛甚死吳鞠通曰病溫之人精血虛甚則無陰以勝溫熱故死

熱病篇曰熱病三日而氣口靜人迎躁者取之諸陽五十九刺以瀉其熱而出其汗實其陰以補其不足者吳鞠通曰人迎躁邪在上佳故取之諸陽以泄其陽邪陽氣通則汗隨之實其陰以補其不足者陽盛則陰衰瀉陽則陰得安其位故曰實其陰瀉陽

之有餘即所以補陰之不足故曰補其不足也此節按用藥之道亦如此又曰實其陰以補其不足此一句實治溫熱之喫緊大綱蓋熱病未有不耗陰者其耗之未盡則生盡則陽無留戀必脫而死也真能體味斯言思過半矣雄按耗之未盡者尚有一線之生機可望若耗盡而陰竭如旱苗之根已枯矣希聖

下兩脈汪按葉氏必以保津液為要細考經文此條可知其理奈何忘用升提溫燥重傷其津耶

身熱甚陰陽皆靜者勿刺也其可刺者急取之不汗出則泄所謂勿刺者有死徵也吳鞠通曰陽證陰脈故曰勿刺

熱病七日八日動喘而弦者急刺之汗且自出淺刺手大指間吳鞠通曰喘為肺氣實弦為風火鼓蕩故淺刺手大指間以泄肺

熱肺之熱痺開則汗出大指間肺之少商穴也

熱病七日八日脈微小病者溲血口中乾一日半而死脈代者一日死吳鞠通曰邪氣深入下焦逼血從小便出故溲血腎精告竭陰液不得上潮故口中乾脈至微小不惟陰精竭陽氣亦從而竭矣死象自明倘脈實者可治

熱病已得汗出而脈尚躁喘且復熱勿刺膚喘甚者死 吳鞠通曰熱不為汗衰金受火劫喘而化源欲絕故死然間有可治者

熱病不知所痛耳聾不能自收口乾陽熱其陰頗有寒者熱在骨髓死不可治 吳鞠通曰不知所痛正衰不與邪爭也耳聾陰傷

精欲脫也不能自收正氣熄也口乾熱甚陽邪獨盛也陰頗有寒熱邪深入陰分外雖似寒而熱在骨髓也故曰死不治其有陰

精未至酒竭者間可徵幸得生

吳參

熱病已得汗而脈尚躁盛此陰脈之極也死得其汗而脈靜者生 吳鞠通曰汗後脈躁陰虛之極故曰死然雖不可刺能以甘涼

藥沃之得法亦有得生者

熱病者脈尚躁盛而不得汗者此陽脈之極也死脈盛躁得汗靜者生 吳鞠通曰脈躁無汗陽盛之極陽盛而至於極陰無容留

之地故亦曰死雖然較前陰陽俱靜有差此證猶可大劑急急救陰亦有活者即已得汗而陽脈躁甚邪強正弱正尚能與邪爭

若留得一分津液便有一分生理貴在留之得法耳至陰陽俱靜邪氣深入下焦陰分正無汗邪之意直聽邪之所為不死何待

熱病不可刺者有九一曰汗不出大顙發赤楊按陰虛勞損兩顙必赤可與此比類而觀噦者死 雄按汗不出大顙赤亦似屬陽盛噦者呃也肺胃之

氣不降楊按此是實證必顙赤不燥兩顙赤則呃呃而上逆也治以輕清肅化之劑病似可瘳何以經文即斷為不可刺之死候殆謂熱邪方熾而

腎陽欲匱陽已無根病深聲噦之證較楊按大顙屬腎發赤是伏熱之陽上脫也加以噦則證與色合明刻而脫故不治則其噦必自下焦而升病由冬不藏精所致更

察其脈亦必與上焦陽盛之病有別也

二曰泄而腹滿甚者死 雄按腹滿者當泄之既泄而滿甚其邪尚踞而陰下脫猶之乎熱不為汗衰也故死又陳遠公云喘滿直

視謹語下利一齊同見者不治若有一證未見者或可望生宜用人參麥冬白芍各一兩石膏五錢竹茹三錢名挽脫湯欲脫未

脫時亟服之庶幾可挽

三曰目不明熱不已者死 吳鞠通曰目不明精散而氣脫也經曰精散視岐又曰氣脫者目不明熱猶未已仍鑢其精而傷其氣

不死得乎 汪按此目不明乃難經所謂脫陰者目盲也陰竭而熱猶未已安得不死

四曰老人嬰兒熱而腹滿者死 雄按腹滿者宜泄之老人嬰兒不任大泄既不任泄熱無出路老弱陰液不充之體洵可立待故

曰死

五曰汗不出嘔下血者死 雄按汗不出熱內逼上干清道以為嘔迫鑢於營而下血陰液兩奪是為死徵

六曰舌爛熱不已者死 吳鞠通曰陽邪深入則一陰一陽之火結於血分腎水不得上濟故舌本爛熱退猶可生熱仍不止故曰

死也。汪按此古爛乃由腎中虛陽故斷為死候。與肺胃熱熾大熱口舌糜腐者大異。

七日欬而衄汗不出出不至足者死。吳鞠通曰欬而衄邪閉肺絡上行清道汗出邪泄可生。不然則化源絕矣。雄按汗出不至足者肺氣不能下及亦是化源絕之徵也。

八日髓熱者死。九日熱而瘕者死。腰折惡寒齒噤斷也。吳鞠通曰髓熱者邪入至深。至於腎部也。熱而瘕邪入至深。至於肝部也。

此節應敘熱病之死徵以禁人之刺為刺則必死也。然刺固不可亦有可藥而愈者。蓋刺法能泄能通。開熱邪之閉結最速。至於益陰以存津液。溫要論乃實刺法之所短而湯藥之所長也。汪按統觀死候九條大抵由於陰竭者為多。吳氏語破的。

溫熱經緯卷二

仲景伏氣溫病篇

傷寒論師曰伏氣之病以意候之。今月之內欲有伏氣。假令舊有伏氣。當須脈之。若脈微弱者。當喉中痛似傷。非喉痺也。病人云。實咽中痛。雖爾今復欲下利。張路玉曰。冬月感寒伏藏於經。至春當發。故曰以意候之。今月之內言春分候也。若脈微弱者。其人真

元素虧。必不發於陽。而發於陰。以少陰之脈循喉嚨。伏邪始發。熱必上升。故必喉中痛似傷。腎司開闔。陰邪之熱邪不能外發。勢必內攻。其後下利也。章虛谷曰。此條仲景教人辨冬伏寒邪春發之溫病。當以心意測候之也。如今月之內欲有發伏氣之病

者。必無其氣。而有其病。病與時氣不合。即知其病。因舊有伏氣而發。假令舊有伏氣者。須審其脈。知其邪從何處而出也。若脈微弱。知其邪雖化熱。未離少陰循經脈而上灼。當喉中痛似傷者。卻非外邪入內之喉痺。是內熱欲出之喉痛也。何也。若春時外感

風邪。脈浮而弦數。先見發熱惡寒之外證。今脈微弱。則非外感。而反喉痛。則確知為內發之伏熱。是無其氣而有其病也。伏熱上行。不得外散。勢必又從下走。故曰實咽中痛。雖爾今復欲下利也。然亦有兼外感者。即審其脈證。皆可照此辨之也。觀仲景標中

風傷寒暑濕等病之脈。與難經同。惟難經言溫病之脈行在諸經。不知何經之動也。各隨其經所在而取之。是言溫病初由伏邪隨血氣流行。在諸經中。及其邪之發也。不知從何經而動。既發之邪。各隨其邪所在之經而治之。其發無定處。故無一定之脈象

可示也。今仲景又教人審脈以辨邪發之經。如脈微弱。即知其邪未離少陰。必當有咽痛下利等證。正與難經互相發明者也。故如下文云。邪出三陽。熱勢大盛。其脈浮大上關。上則是脈隨證變。證隨脈見。其發也既無定處。則無定證。既無定證。則無定脈。故

難經不標脈象也。由是觀之。其與外感之邪。而有定證定脈者。迥不同矣。故仲景與難經無異也。

少陰病。脈微細。但二三日咽痛者。可與甘草湯。不差者與桔梗湯。張路玉曰。陰邪為病。其發必暴。所以伏氣發於少陰。必咽

痛仲景遂以緩法治之甘草味甘其性最緩因取以治少陰伏氣發溫之最急者蓋甘先入脾脾緩則陰火之勢亦緩且生用力能瀉火故不兼別味獨用以取專功也設不差必是伏邪所發勢感緩不足以濟急更加桔梗升載其邪使發於陽分之陰邪盡從陽分而散不致仍復下陷入於陰分也倘治稍失宜陰津為熱邪所耗即用祛熱救陰之藥恐無及也 葉香巖曰春夏溫熱之病必自內而及外汪按此專指伏氣之病 尤拙吾曰少陰為陰寒邪亦為陰以陰遇陰故得藏而不發是以傷寒之邪自太陽遞入三陰溫病之邪自少陰傳出三陽 章虛谷曰風寒外閉少陰而咽痛者仲景用半夏散辛溫開泄之法矣此少陰伏熱內發循經

上灼而咽痛雖不合用辛溫開泄亦不可用涼藥以遏其外出之勢故用甘草甘草和中導邪外達如不差更加桔梗上通其氣楊云據此則此梗分而宜輕 蓋火鬱不得外出故痛通其氣使火外達則痛自止矣傷寒之邪自表入裏故先太陽而後至少陰溫病之邪自裏出表故先少陰而後出太陽歷來不辨源流故各條次序亦紊而傷寒溫病攙混不清也 淦按伏氣為病皆自內而之外不止

春溫二病蓋四時之氣皆有伏久而發者不可不知也

少陰病下利咽痛胃滿心煩者豬膚湯三主之 張路玉曰下利咽痛胃滿心煩少陰之伏邪雖發陰經實為熱證邪熱充斥上下中間無所不到寒下之藥不可用矣又立豬膚湯以潤少陰之燥與用黑驢皮之意頗同陽微者用附子溫經陰竭者用豬膚

潤燥同具散邪之意比而觀之思過半矣

少陰病得之二三日以上心中煩不得卧黃連阿膠湯四主之 周禹載曰伏邪未發津液先已暗耗今得之二三日以上雖陰

火不升未見咽痛等證而心煩不得卧已知陰液消耗故以苓連法熱膠芍滋陰兩得之矣

少陰病下利六七日欬而嘔渴心煩不得眠者豬苓湯五主之 楊云此當兼有停飲故方治如此 章虛谷曰此不咽痛其邪由肺直走腸胃而

下利六七日不止因而熱從下陷不得外透故逆於肺則欬而嘔乘心則煩渴不得眠以心肺皆通少陰之脈故也主以豬苓湯

利小便而滋陰滋其陰則熱隨利去利其小便則瀉止而煩渴亦解矣

少陰病得之二三日口燥咽乾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六 張路玉曰伏氣之發於少陰其勢最急與傷寒之傳經熱證不同得病

纔二三日即口燥咽乾延至五六日始下必枯槁難為矣故宜急下以救腎水之燭灼也 按少陰急下三證一屬傳經熱邪亢

極一屬熱邪轉入胃腑一屬溫熱發自少陰皆刻不容緩之證故當急救欲絕之腎水與陽明急下三法同源異派 章虛谷曰

上五條皆邪不離少陰其病之輕重變化證之虛實不同有如此者况又傳於他經而其變證殆無窮盡觀仲景隨證設方辨別

施治其義理精微有難言喻矣

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為溫病。郭白雲曰冬傷於寒至春發為溫病。冬不傷寒而春自感風溫之氣而病者亦謂之溫。仲聖未論詳於葉氏列第三卷王安道曰溫病如此則知熱病亦如此是則不渴而惡寒者非溫熱病矣。溫熱病而有惡風惡寒之證者重有

仲聖未論詳於葉氏列第三卷

風寒新中也。周禹載曰溫病由伏邪自內發出一達於表表裏俱熱熱勢既壯鬱邪耗散故發而即渴其表本無邪鬱內方喜

寒故不惡寒。延至三五日間或腹滿或下利者即此證也與傷寒之先表後裏者大異然猶係太陽以未顯他經之證明自少陰

發出為表裏也。葉香巖曰發熱而渴者溫病熱邪自內達外若誤汗之禍不可言。沈亮封曰此條雖不言脈以後條參之其

尺部必浮也。章虛谷曰溫病之發而無定處少陰之表為太陽熱邪從裏出表即有發熱頭痛之太陽病也不惡寒其非外感

之邪可知渴者熱從內發之證也。仲景恐人錯認為太陽傷風寒故特標是伏熱內發之溫病也。其少陰溫病反不標者因伏氣

條內已申明咽痛下利為少陰初發之溫病也。雄按汪謝城孝廉云吳氏溫病條辨上焦篇首引傷寒論云太陽病但惡熱不

惡寒而渴者名曰溫病桂枝湯主之今檢傷寒論却未見此數語使此語真出仲景耶亦當辨其簡誤若係吳氏誤記尤不可不

為之辨正。余謂非誤記也因喻氏嘗云仲景治溫證凡用表藥皆以桂枝湯以示微發於不發之意尤在淫讀書記云此喻氏之

臆說非仲景之舊章。鞠通自問跳出傷寒圈子而不覺已入嘉言套中又不敢為人下遂肆改原文搜為聖訓以竊附於宮牆而

不自知其誣聖誤世之罪亦可慨已。汪按鞠通發憤著書力闢升散溫燥之弊功已不細然可議處尚多夢隱此書去其瑕而

存其瑜乃鞠通之誦友也。

若發汗已身灼熱者名曰風溫。風溫為病脈陰陽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息必鼾語言難出若被下者小便不利直視失溲若

被火者微發黃色劇則如驚癇時瘧瘧若火重之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期。張隱庵曰名曰溫者積寒成熱而發也宜辛涼發

散。楊云此語誤矣非治此證之法條內無太微汗出而解若誤用辛溫之藥發汗已身反灼然熱發者名曰風溫蓋發汗則陰液

散。陽病三字是無表邪也何必辛涼發散。微汗出而解若誤用辛溫之藥發汗已身反灼然熱發者名曰風溫蓋發汗則陰液

外泄風熱之邪更甚而身如燒灼也。脈陰陽俱浮者風熱之邪自裏出表故浮也風熱傷故汗出而身重多眠也。楊云此證最易

自汗之文不必以肺氣通於鼻而主皮毛風熱在表而睡息必鼾也夫心主言肺主聲肺熱受傷故語言難出此因風熱過甚而

陰氣消沮故為病如是焉若被妄下則愈亡陰液於後而小便不利於前矣。津液傷則州都之官失守不能約束而失溲矣。足太

陽之脈入目系而出項津液內亡則目系不能轉而直視矣。若加以火攻風火交熾脾土轉病身必發黃火攻之甚劇則神志散

越如驚如癇時瘧矣。是以一逆尚可苟延時日如再以火重之是再逆促命期矣。楊云注家皆以此條承上大而求故所註

越如驚如癇時瘧矣。是以一逆尚可苟延時日如再以火重之是再逆促命期矣。楊云注家皆以此條承上大而求故所註

越如驚如癇時瘧矣。是以一逆尚可苟延時日如再以火重之是再逆促命期矣。楊云注家皆以此條承上大而求故所註

煩認定脈經。擬何方治。不必拘於名式。難經云。熱病之脈。陰陽俱浮。本條云。風濕為病。脈陰陽俱浮。兩證脈相同也。三陽合病。但欲眠睡。身重難轉側。本條身重多眠。兩證病相似也。熱病合病俱主以白虎湯。②則此條雖無主治。似可從白虎湯擬法。章虛谷曰。太陽外感之邪。若發汗已。必熱退身涼矣。今熱邪從少陰而發。既經外發。當輕其熱。乃誤發其汗。反傷津氣。助其邪勢。故身更灼熱。因而勾起其肝風。鼓盪其溫邪。故名曰風溫。其為病也。虛陽外浮。熱邪漫溢。故脈陰陽俱浮。津液外泄。自汗不止。氣之神昏。則身重多眠。睡內風上鼓。而機竅塞。故鼻息必齟。語言難出。其非外受風邪之證。可見矣。若被下者。謂未經誤汗。非謂汗後又下也。蓋邪伏少陰。熱灼水枯。咽乾口燥。法當急下。此熱已發出太陽。而少陰空虛。若下之。傷陰則小便不利。而直視失渡。則氣亦脫矣。如被汗下。而被火攻者。外火助內熱。薰蒸而發黃。劇則火邪擾心。如驚癇。肝風熾盛。而與脾皆敗壞之象也。若止火重之一逆。尚可引日苟延。若既汗又下。而再逆之。更促其命期也。雄按。彼冬溫春溫之先犯手太陰者。皆曰風溫。乃吸受之風溫也。此伏邪內發。誤汗致逆者。亦曰風溫。乃內動之虛風也。然風溫在肺。祇宜清解。若誤以辛熱之藥汗之。亦有自汗多眠。鼻齟難語之變。余治梁宜人一案可質也。案續錄 塗按。鼻齟是肺腎相關。子母同病。自汗出乃陰不內守。心液外越也。未必盡是少陰一經之證。

服桂枝湯大汗出後。大煩渴不解。脈洪大者。白虎加人參湯。③主之。張路玉曰。此本溫熱病。誤認風傷衛。服桂枝湯也。若風傷衛。服湯後必微汗而解矣。不知此本溫熱。誤服桂枝湯。遂至脈洪大。大汗煩渴不解。若誤用麻黃。必變如上條之危殆。蓋桂枝治自外入之風邪。石膏治自內發之熱邪。故白虎湯為熱邪中竭之的方。專解內蒸之熱。非治在經之熱也。大汗傷津。故加人參以救液。則煩渴自解矣。尤極吾曰。溫邪非發散可愈。即有表證。亦豈辛溫可發。桂枝湯為傷寒表病而裏和者設。溫證邪從裏發。而表且未病。誤用桂枝。適足以助邪而耗液。蓋伏寒化熱。少陰之精已被剋奪。更用辛熱。是絕其本而資之脫也。若曰少陰本寒。標熱邪入其界。非溫不散。然溫病之發。寒已變熱。其欲出之勢。有不待引之而自出者。其不能出者。必皆陰精已涸者也。不然。寧有不出者耶。雄按。先曾祖云。風寒為病。可以桂枝湯發汗而愈。發汗而熱反灼灼者。乃風溫病。溫即熱之謂也。後人不為詳玩。謂風溫為汗後壞病。抑何固耶。夫病本熱也。加以桂枝之辛熱。故液為熱迫而汗大出。液去則熱愈灼。故大煩渴而脈洪大。連上條似論一證。主以白虎加人參。正內經風淫熱淫治以甘寒之旨也。又醫林改錯謂發熱有汗之證。從未見桂枝湯治愈一人。是亦溫病也。

太陽與少陽合病。自下利者。與黃芩湯。④

若嘔者。黃芩加半夏生薑湯。⑤

主之。

張路玉曰。黃芩湯乃溫病之主方。即桂枝湯

以黃芩易桂枝而去生薑也蓋桂枝主在表風寒黃芩主在裏風熱不易之定法也其生薑辛散非溫熱所宜故去之○溫病始發即當用黃芩湯去熱為主傷寒傳至少陽熱邪漸次入裏方可用黃芩佐柴胡解之此表裏寒熱之次第也周禹載曰明言太少二陽何不用二經藥非傷寒也傷寒由表入裏此則自內發外無表何以知太少二陽或脇滿或頭痛或口苦引飲或不惡寒而即熱故不得謂之表也如傷寒合病皆表病也今不但無表且有下利裏證傷寒協熱利必有傳經而入不若此之即利也溫何以即利外發未久內鬱已深其人中氣本虛豈能一時盡泄於外勢必下走作利矣雄按少陽膽木挾火披猖嘔是上衝利由下迫何必中虛始利欽聚而嘔乎半夏生薑專開飲結如其熱熾宜易連茹楊云此注精當非前注所及

三陽合病脈浮大上關上但欲眠睡目合則汗周禹載曰溫氣發出乃至三陽皆病其邪熱瀦實不言可知故其脈浮大也意邪伏少陰時則尺脈亦已大矣今因由內發外由下達上而浮大見於關以上故曰上關上也邪雖上見陽位少陰之源未靖則欲眠尚顯本證而目合則汗即為盜汗又顯少陽本證何以獨見少陽因母虛子亦虛而少陰邪火與少陽相火同升燭灼也所以稍異熱病者但目合則汗不似熱病之大汗不止也然何以不言太陽陽明二經證以浮為太陽經脈大為陽明經脈也雄按

御纂醫宗金鑑正誤篇云浮大之上字當是弦字始合三陽合病之脈至治法綴仲瀉擬用百合一兩麥冬五錢知母括葉

根白芍藥各二錢龍甲三錢炙甘草一錢竹葉五十片楊云此條與發汗已身灼熱之風溫正是一串初起為此病汗後則為

風溫證徐亞枝云楊侯嘗語余曰傷寒論當逐條分讀不必固求連綴次序其意以酒溪傷寒類方但當因證以論方不必拘經而論證為直截了當蓋逐條分讀則其間脈絡貫通處自見若死次序求連綴不免鑿妄及讀此評語服其論者不致誤金匱曰溫瘧者其脈如平身無寒但熱骨節煩時嘔白虎如桂枝湯八十九主之尤拙吾曰此與內經論瘧文不同內經言

其因此詳其脈與證也瘧瘧溫瘧俱無寒但熱俱嘔而其因不同瘧瘧者肺表有熱而加外感為表裏寒熱之證緣陰氣內虛不能與陽相爭故不作寒也溫瘧者邪氣內藏少陰至春夏而始發為伏氣外出之證寒蓄久而變熱故亦不作寒也脈如平者病非外感故脈如其平時也骨節疼痛煩時嘔者熱從少陰出外舍於胃之所合而上併於陽明也白虎甘寒除熱桂枝則因勢而達之耳雄按喻氏謂仲景論瘧既云弦數者多熱矣而復申一義曰弦數者風發見多熱不已必至於極熱極熱則生風風生則肝木侮土而傳其熱於胃生耗津液此非可徒求之藥須以飲食消息止其熾熱即梨汁蔗漿生津止渴之屬正內經風淫於內治以甘寒之旨也

仲景伏氣熱病論

傷寒論曰陽明脈浮而緊咽燥口苦腹滿而喘發熱汗出不惡寒反惡熱身重若發汗則躁心憤憤反譫語若加燒針必怵惕煩躁